

◆ 流年碎影

安庆“新生”后的第一份报纸

胡飞

在安庆市档案馆的特藏展厅,陈列着这样一份报纸的合订本,虽然距今已有74年的历史,纸张已然泛黄,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见,它就是安庆后“新生”后的第一份报纸——1949年4月24日创刊的《安庆新闻》(见图)。

1949年4月23日,安庆获得“新生”,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庆市军管会接收《皖报》《民报》《新皖铎》、扬子江出版公司等机构。中共安庆市委和市军管会决定创办《安庆新闻》,1949年4月24日,4开两页的《安庆新闻》创刊号出版,自第三期起改4开4版,定价是每份人民币30元,相当于当时一个鸡蛋的价格。创刊初期主要编发新华社电讯稿。1949年6月始有地方新闻,8月5日起开辟文艺副刊(不定期),并开始刊登广告。1950年,地方稿件已占版面之半。头版要闻,二、三版国内、国际新闻,四版市内及地区所辖各县新闻,但时有突破。创刊初期的《安庆新闻》归属中共安庆市委领导,1949年8月起属中共安庆地委领导,1950年,安庆地委响应中央精简机构的号召,决定《安庆新闻》从5月1日停刊。该报从创刊到停刊历经1年零7天,共出报358期。

《安庆新闻》致力于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,如《安庆地委宣传部完成秋征宣传提纲》。报



道国际国内重要新闻,着重报道解放战争的进展和缔造新中国的历程,报道世界民主阵营及和平运动的胜利,如《团结起来保卫和平 二届世界青代会开幕》《澳大利亚成立和平委员会》。报道市及地区各县人民巩固新政权、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情况,如《肃清残匪保卫秋收 怀宁匪伪壮二人落网 桐庐群众巡逻放哨防匪》。注重表扬先进人物,揭露敌对势力的活动,揭露和批评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坏事、错误和缺点,如《集贤区市民检举保长王少华贪污》。有时也记录当时的安庆民生信息,如《安庆物价》中记载食品、日用品、纱布、消费品、文具纸张的价格。

该报承载了安庆的历史记忆,记录了宣城社会万象,安庆市档案馆珍藏了该报的合订本,对于了解当时的安庆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状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

◆ 儿女情长

春天里的痛

鲁令琴

春天是世间最美的季节,我却在这样的季节接连迎来人生的至痛时刻:父亲逝于农历二月十二日,五年后,母亲逝于三月初九。

父亲走的那天,很冷。窗外细雨夹雪。那天午餐,母亲炖了鸡蛋,煮了一盘咸鸭,炒了一碗青菜。父亲先给我女儿舀几勺鸡蛋羹,夹了青菜,然后将一块咸鸭腿塞进我的饭碗里,使劲朝饭里按了一下。吃吧,父亲体贴地说。我笑笑。父亲是个勤劳的人,他虽然七十八岁高龄,每餐后都会收拾饭碗。大约下午一时半左右,他喊回了在楼下玩耍的宝儿,嗓音洪亮,“鲁宝儿,上学啦!”这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。

父亲准备午睡了,我将痰盂放在床边的木椅上,正要出门上班,父亲用手在胸前比划,这里难受。我朝窗外看看,仍是小雨霏霏,便说,气喘可能是天气原因,天冷,你在床上躺好。他看着我,不再说话,乖乖地躺下了。我转身关上门,我不知道,这嗒的一声竟将我和父亲阻隔在阴阳两界。

当母亲将如厕的父亲在老邻们帮助下抬上床时,父亲的意识已经模糊了,得

知母亲要到单位找我回家,他还叮咛,你别把我女儿吓坏了,她胆子小。这是父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。

我匆匆赶到他的面前,听见他轻轻地叹息,看见他眼角滚下的泪水……

母亲走的前半个月摔了一跤。父亲的离去让我痛悔不已,所以,从母亲卧床后我就请假不上班。我常常不能自己地把头深深埋在母亲的怀里,吸吮着她的气息,心中无数次祈祷,希望幸运降临,可是,奇迹没有发生。母亲对死亡的淡定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她不止一次告诉我,女儿,我走后,你千万不要哭,把小宝带好,没有人心疼你,自己照顾自己,想妈妈时,就慢慢想,别哭。她甚至对大舅说,我女儿身体不好,一切礼仪全免,不要难为她。

母亲离去前,视线始终没有离开我,那蕴藏的深深爱意永远定格在我心中,让我不孤单。常常夜深人静,女儿早已安睡,我在灯下看书,恍若父母陪坐身边,恍若桌上那一杯清茗依然热乎乎,恍若父母正在隔壁的房间,悄悄私语,生怕打扰我。

◆ 动物世界

采花的精灵

李凤仙

梅花若开在春阳和煦、暖风拂面的日子,有一种不怕冷的蜜蜂就会闻香而来,争分夺秒地采花粉。它们大张旗鼓地采,嗡嗡嗡嗡的动静令人吃惊。其它虫子还没苏醒,除了鸟的鸣啭,人的絮语,就是蜜蜂的议论纷纷或自言自语。这种蜜蜂蛰伏了一个长长的冬季,见到艳阳下胭脂一样的梅朵,激动不已,动作异常粗鲁。梅朵吸纳着春风春雨春阳,蜜蜂忘情地采花。盛开的梅花敞开香胸,身材玲珑、细腰、肥臀、大眼、身纹金色条状纹身的蜜蜂匍匐在细须绒绒的梅蕊上,就像那纽扣似的黄蕊里有层出不穷的花粉,蜜蜂“嗡嗡嗡嗡”,喋喋不休,快进猛退,弄得花枝乱颤。如此大作声势的“采花大盗”,也只有蜜蜂了。

梅若花开半朵,蜜蜂会钻进去,待在花苞里半天才出来。出来了,眼与翅,腰腹与臀,尽染嫣红,仍然嗡嗡高唱。看它又专注地飞向一朵盛开的花,不由想到儿时一个同桌,写毛笔字时,不慎把墨弄到脸和下巴上,她就带着这些墨迹与伙伴跳绳、跳皮筋,为输和赢争得眼珠子发光。

墨香和梅香都能洗涤灵魂,难怪这小蜂子不懂圆滑,无城府。梅花多数开在寂寞里,如果开在暖春,才有蜜蜂采花粉,看一只只蜜蜂忽上忽下,起起落落,叫嚷如潮涌,不禁想跟踪蜜蜂,看看这梅花蜜酿在哪里。

采油菜花的蜜蜂不仅有采梅花粉的纤秀款蜂,还有五短身材、腰壮身粗的蜜蜂。油菜花开起来,沸沸扬扬,田野成了金波荡漾的海。金海之上,忙碌的蜜蜂,在风中飞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采油菜花的蜜蜂更加本真、勤奋,它们在花上翻滚,弓背踢腿,甚至钻花蕊,身上裹了花粉,身子胖了一圈,还舍不得回家。扇扇翅膀,却飞不动了,使劲抬翅,却从一朵花上跌下来,被又一朵花接住,蜜蜂索性接着用细腿刷花粉。蜜蜂啊,浑身都是金灿灿的了,这么重,怎么回家呢?当然我这是瞎操心,没听说过有蜜蜂被花粉压得丢了“卿卿性命”的。

油菜花开得波澜壮阔时,那个开着房车的养蜂夫妇就来了。他们把房车停在一个平坦的山丘上,安营扎寨。房车就是一辆农用车车厢焊了帮子和篷顶,车尾开了两扇门,里边吃喝拉撒睡的用具都有。他们把大大小小的黑罐子立在山丘上,如果航拍下来,就是巨大的蜂窝的横截面。一个个黑罐

子就是一个蜂巢。蜂子歇息的叫蜂箱,木头箱子,一层层摞着,成了蜜蜂的高楼大厦。黑罐子里面存着蜜,养蜂人不定期出去卖,也有人来购买。他们用蜂窝煤炉做饭,女人在水汽弥漫的铁锅里捞一碗光头面放在一张方凳子上,男人从车厢里拿出一只一两三的酒杯,斟满酒,就着山风,一碗面呼啦呼啦吃完,一杯酒也下肚了。

养蜂人话不多,问一句答一句。他们和蜜蜂在一起,话都由蜜蜂说完了。说到孩子,男人吃面声音就小了,举着的酒杯放下了,再举起来,终于“啞”,干了。女人割蜜,背对着问话的人,看不到男人的表情。

油菜花谢了,养蜂人房车就开走了。他们跟着花走。它们的蜜蜂也乘车走了。土著的蜜蜂,不知道想念不想念那些旅居的蜜蜂,它们之间会有爱情发生吗?会有为爱而留下,或为爱走天涯的吗?不知道有多少蜂蜜里面渗着离愁别恨,吃蜂蜜的估计没谁吃得出来。

夏天常有一种个子小得只有一粒麦子大的蜜蜂。我黎明时跑步,就常常听到它们的歌声,只有当它们在野花间飞起来,才看到它们。也不知它们什么时候来的。小蜂子认真真地采花粉,让人觉得,很多生灵,生存都不易,生命那么微小,却倔强顽强地活着,自食其力。这种蜜蜂采紫薇花时极其轻盈,紫薇花瓣薄如蝉翼,令人心疼地皱着,小蜂子飞到花上,轻轻一吻,就换一朵,生怕采痛了这孱弱的花朵。

初秋的傍晚,夕阳滑到山那边,鲜艳欲滴的晚霞已褪色,夜幕缓缓拉起,鸡鸭披着余晖回窝,院墙头上的丝瓜花在绿叶间扬着笑脸,只有大黑蜂子仍在忙着采花粉。黑蜂子虎背熊腰,飞舞时使出老大劲,嗡声带着金属音。它壮,但模样忠厚、老实,它们采花粉时也显得笨拙,像是担心自己的体重伤了花朵,让人不禁好笑,这傻大个,内心还十分柔软呢。

